



天下零食

ZHAOJIANXIONG ZHU
TIANXIALINGSHI

赵健雄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天下零食

赵健雄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(内蒙) 新登字 1 号

当代作家生活感言录

天下零食

赵健雄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唐山市胶印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.75 字数：88 千 插页：2

1992 年 9 月第一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000 册

ISBN7—204—01967—9/I·309 每册：5.25 元

序

久居塞外廿余载，零食是没得吃的。南归之后才续上旧习，读书的当儿，弄一点什么在嘴里或嚼或只是衔着，于是眼前的文字，味儿似乎也浓了。

下笔总觉得少去若干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，未免惆怅。某友说我南人气恢复竟这么快，连字体也圆了。这话颇令我不安了一阵，但也因此知道，自己不是呼风唤雨的英雄，入乡只好随俗。

这些反映在文章上，是零食一般的闲东西多起来。倒也合于小康水平，吃饱之后还能图点滋味。但自己也觉得，如同杂碎难登大雅之堂，只好放在纽约唐人街上充中餐，深昧此中三味者，则不免哑然一笑。

江浙多旧文人，好文字已经好到令人叹为观止，如张岱。读过后似乎只有罢笔一途。但零食是有得吃没得吃的东西，所以若断若续也还一直写下来了。

忽蒙阿兄约稿，便随手把它们编起。至少算给塞上诸友的一点消息吧？

北人厚重，这是鲁迅说过的。我南归后感悟体会不少，时常仍要沉缅于往事，念念不能忘旧。

出塞时不过一个毛头孩子，跌打滚爬，不说成什么才，肩膀总磨炼得更宽一点，其中有多少尊师贤友的照拂？耿耿深情，没齿难忘。自己的青春岁月，也留在那块辽远的土地上了。

惭愧的是，我至今能奉出的只有一点零食。还是先生说过：“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，正如煤的形成，当时用大量的木材，结果却只是一小块”，这产生了历史的遗憾。从个人来说，也如此，漫长的努力，乃至历尽苦难，最终的成绩，往往寥寥。但有总比聊胜于无吧？

此书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令我格外高兴。人既南归，而这点文字存着，也算“雁过留声”了。这声音已喧响着水乡的波涛，但细听，仍有草原长调低迴其间，我在大运河的南头，遥遥祝福熟悉与不熟悉的友人，都能活得有滋有味！

1992年7月8日

于杭州拾酒楼

目 录

序	(1)
性与爱的次序	(1)
试图爱两个女人	(4)
活着只需淡淡的操心	(6)
爱过之后	(8)
趋同之难	(10)
维系婚姻的奥秘	(12)
我的人死观	(14)
生离死别	(16)
悼作寒	(18)
牙 痛	(20)
牙痛之后	(22)
人假于物	(24)
同病与同道	(26)
痔之失血不足惧论	(28)
痔之失血亦堪忧论	(30)
对付感冒诸法	(32)
酒 徒	(34)

豆腐与荤素	(36)
家禽与家畜	(38)
吃鸡遇梦	(40)
舍身求仁	(42)
陋室说雨	(44)
寒日偶记	(46)
有感水臭	(48)
再感水臭	(49)
三感水臭	(51)
搔挠之余	(53)
垂 钓	(55)
蒙古歌	(57)
无花果	(59)
话 桑	(61)
雪后絮语	(63)
游湖心得	(65)
山水与庙堂	(67)
不亦悦乎	(69)
我想你	(71)
游子心肠	(73)
新春佳日	(75)
机器、齿轮与螺丝钉	(77)
日理万机	(78)
九九归一	(80)

古币之伪	(82)
真瓶假酒	(84)
弄堂生意今古谈	(86)
说“疲软”	(88)
着装权	(90)
帽 子	(92)
无 比	(94)
乌托邦与中庸	(96)
中国式斗牛	(98)
想起远漂	(99)
动物园里的杂感	(101)
小议呼拉圈	(103)
摇滚与宗教	(105)
嬉皮与遗老	(107)
港台味国语	(109)
车站风景	(111)
施虐·义与上帝	(113)
血与文明	(115)
人生如戏	(117)
奕与法	(119)
陪 绑	(121)
怕失去苦难?	(124)
镜子及其他	(126)
求仁得仁	(128)

理难服人·····	(130)
拒 否·····	(132)
读《1984年》一得·····	(134)
公私之说·····	(136)
人心与牛肉·····	(138)
另一种人心·····	(140)
自重与自轻·····	(142)
伪 善·····	(144)
以苦为乐·····	(146)
为善难能·····	(148)
说 孝·····	(150)
人为知扰·····	(152)
板桥润格·····	(154)
绰·····	(156)
读与卖·····	(158)
书的价值·····	(160)
南北之间·····	(162)
胜业何如漫游·····	(164)
英雄末路·····	(166)
说南人气·····	(168)
其貌不扬·····	(170)
旋风与柔石一般的额头·····	(172)
后 记·····	(174)

性与爱的次序

中国传统的家庭，是“先结婚后恋爱”的，这倒也颇合“爱情才是性交之后的成果”那条原始的法则。但若性交之后产生的是仇恨呢？家庭仍要的，它已成为与爱情无关的一种社会组织，如现代的什么商社，并非因为有浓情密意才彼此纠合在一起。旧式家庭重用，人生之大用，除性而外，还有食，及种族的维系。较比之下，性的悦乐，即爱情，总不是最重要的事，所以放在其次。谋饭之后，男人尚有余钱和余闲呢，不妨去青楼寻爱，女人已自生出母爱充填自己，彼此多亦能苟安。

现在社会，大抵可说是个有钱与有闲的社会，愁吃穿的人不多，女人也由于节育，而使生命中相当的空间挪腾出来。此时以何物充填？最好的东西便是爱情了。

所以性习俗又在逐渐返朴，以排除无爱或少爱的婚姻。我想原始人的生活当然简陋，但大抵吃并不愁，因为其祖宗猴子什么的就没有愁过。穿

亦无须愁，所以在有闲这点上同现代人，仅无钱，但由于钱也无用，便如人人有大钱了。

因此，那时一定较为注重性的悦乐。聊可佐证的有《尧舜阴道》、《黄帝三王养阳方》等尚存的书名、连大公无私的圣人都在津津乐道其性技巧，俗众也就可想而知。

中国人不是喜欢凡事都遁老例，以“古已有之”为现今存在的理由吗？不久的将来，必有人出来证明类似性解放这样的欧美新潮，尧舜时代便流行过了。

我们真可以为古人骄傲。

近代的法则是“性交为男女恋爱成功后的果实”，这在中国，仅于伶优墨客间行过，本世纪初始随西洋文明的流入而成为大众的一种追求。其间基督教的原罪意识是显而易见的。

性之外的恋爱，便如隔靴搔痒，只能生痒而解不了痒，既无若干经验为基础，将来在一起为求性悦乐的夫妻，谁知能否彼此悦乐呢？

这与为他人纠合，也只有“五十步笑一百步”的差别。所以难免沦落到致用的旧模式。

便如作文章一般，最高境界是“陶情冶性”（这里的两个名词，仔细品来，均有弗氏的意味），等而下之，才为传道解惑的。

人生亦无定法。没有什么道路遁之便可一定获幸福，但即在博弈中，我们谁不在求最大的得胜可能呢？

性事，亦博弈也。

试图爱两个女人

《橡树岭的孩子》乐队中，我最喜欢的是那位男低音歌手，但唱《试图爱两个女人》时他未上场，或许嫌此曲不够深沉？其实是每个男人的心底，都不止藏着一个女人的。

我不谙英语，不知歌中唱些什么，记得以前读周作人的《谈虎集》，其中引有威尼斯谚语，言女人应有四种相，即“街上安详，寺内端庄，家中勤勉，床头颠狂。”那么若不是人格分裂者，通常是难以两全的。大抵床头颠狂者寺内也难免偶尔眼含秋水；而勤于家政的，又往往淡于逸乐。所以聪明的男人便不能不“试图”了。更聪明的古代中国男人，不但“图”还随之建构了一整套制度与理论，所谓“娶妻娶德，娶妾娶色”，既然不能一而全，就分头得之，这比威尼斯的理想主义，实在是更现实的作法。

但问题又来了，俗话说：“若要一天不得安，请客；若要一年不得安，盖房；若要一辈子不得安，娶姨太太。”男人图得之后，也就苟安，但女

人却不能安，虽有男人建构的制度与理论，她亦总有办法寻出缝隙以泄怨气甚尔怒气，如随之再建构更加严密的制度与理论，又未免局限了自己，且看后宫嫔妃千万的皇帝，就可知他的自由实在可怜，颇难有新“试图”的。

所以也终归于一夫一妻，只留着一点“试图”，这是男人永远的梦，要他不做都不可能的。

活着只需淡淡的操心

读过阿坚新作《淡淡的操心》，感觉有许多变化。实际上，当他终于也陷入俗世男女的婚姻之城，便不可能再维系嬉皮式的人生态度。存在通过一个女人让他尝受到最幸福的爱情，随后必加重负于他。在久历轻率的流浪之后，这正是他渴望的，却又未必是喜欢的。

他原来最具个人色彩的诗歌，现在竟哲人一般关注起众生，此中透露出来的消息是什么？或许，俗世生活的平淡与琐屑令他无可述说，也可能正是这种平淡与琐屑才更象生活本身。由此及彼，令他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好炫耀，却生悲天悯人的情怀。

从这个意义上，也许今天仍可说，只有结过婚的男子才真正成人了。性关系只能让人懂得性，彼此都深深陷入，觉得非对方莫属的爱情才带有生活全部的沉重与荒诞、非身历者不能说已懂得了人生。

大喜大悲似乎阿坚都尝了，从此他知道生活

没有例外，而笔下的流淌，博大与凝重了。这发展，颇象金斯伯格，自《嚎叫》，归于禅。

阿坚大概难以习惯他的婚姻生活。我倒希望他习惯。与己，与世界都只操一份淡淡的心，这是人活着过得好的保证。

爱过之后

真正的爱情，很象赌场上的孤注一掷，为着那点希望，堵塞了自己的后路。倘若输了，便有些惨，难免出现某友目下的处境“欲情方面最近真是断了粮”。他原是颇有桃花运的，身边总不乏姑娘，后来居然入魔似地爱上了其中一个，也就没法亦无心再去和别个周旋，把诸位都开罪了。不料好梦难长，不久关系便恶化，遂陷他入狼狈的境地。

我想各面破镜他也总试图去圆过的。但让他抛弃过一回的女人，大抵心寒，至少情意寥落，彼此即使还能苟且，也索然无味了。甚至苟且也不能，因为这是藉机报复，出口怨气的最好时候。除非过去绝无“情”的纠缠，只行“杯水主义”，但这在中国人，不管如何玩世不恭，仍是极难的。

其实人生别的方面，亦多如此。企望大成功，便须下孤注，这就难免摒除了种种其他的可能。譬如立言不能不耽搁谋事。即使真的成了一家，传之久远，当世成功的快乐大抵总不及谋事者。否